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01-009486-1

I. ①当… II. ①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文集
IV. ①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5948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

DANGDAI GUOWAI MAKESIZHUYI PINGLUN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35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486-1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8)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Yu Wujin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Chen Xueming Wu Xiaoming

Edit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Published by

Renmin Pres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法]

Iring Fetscher[德]

F. R. Jameson[美]

Francette Lazard[法]

David McLellan[英]

Bertell Ollman[美]

John Rosenthal[美]

Jacques Bidet[法]

Agnes Heller[匈]

Georges Labica[法]

Michael Lowy[法]

Juergen Habermas[德]

John E. Roemer[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天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俞吾金

副主编：陈学明 吴晓明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俞可平	俞吾金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执行编辑：汪行福 林 晖

目 录

专 题

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汪行福(3)

——激进左派政治话语的新发明

共产主义假设 [法]阿兰·巴迪乌 罗久 译 吴猛 校(28)

如何从头开始? ...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汪行福 译(43)

共产主义:概念与实践之思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申林 译(59)

共产主义之共者 [美]麦克·哈特 陆心宇 译(71)

共产主义,语词 [法]让-吕克·南希 张志芳 译(87)

——伦敦会议笔记

共产主义:从现实性到非现实性 ... [法]雅克·朗西埃 林晖 译(97)

论 文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109)

马克思使用过中性意义上的 Ideology 概念吗? 俞吾金(128)

维护性权利,反对性混乱 陈学明(133)

——对赖希的“性革命”思想之研究

马克思主义起源新阐释 王凤才 谢 静(179)

——读 R. N. 伯尔基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存在论上的差异 戴 劲(209)

- “时代的囚徒” 张大卫(219)
——重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
哲学的批判
- 佩里·安德森:历史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鲁绍臣(239)
- 神性语言、柏拉图理念和历史的弥赛亚救赎 陈祥勤(252)
——本雅明的历史哲学的神性基础
- 从韦伯到马克思 张双利(266)
——再论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批判
- 埃尔斯特机制学说 林晖(289)
- 批判意识与解放教育学 应建庆 叶晓璐(299)
——从弗莱雷“意识化”概念看提问式教育的革命力量
- 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 吴苑华(31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中国观

译 文

- 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1977) ... [法]路易·阿尔都塞 赵文 译(329)
- 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的
批判 [加拿大]约翰·奥尼尔 牟春 译(350)
- 世界公民体制与民主 [美]西拉·本哈比 许映宁 译 邓安庆 校(380)
——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理念 [英]特里·伊格尔顿 袁新 译(393)

专 题

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激进左派政治话语的新发明^①

汪行福

摘要：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是当今激进左派的重要动向，对这一新的动向中提出的观点进行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讨论了激进左派思想家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拒斥，然后讨论他们用来界定自己革命立场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含义。最后，对由共产主义观念的回归所引发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做粗浅的讨论。笔者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对立的，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的返回，可以重新赋予社会主义概念中被淡化的激进内涵，把它从激进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同时也为社会主义自身的完善提供规范的指导和实践的动力。

关键词：激进左派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巴迪乌 齐泽克

上个世纪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以“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简称 TINA)吹响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号角,1989年后,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全球政治迎来了

① 本文受“985工程”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本体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8FCZD012)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现代性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项目批准号 NCET—08—0136)资助。

新自由主义时代。但是,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政治霸权处处碰壁,资本主义经济政策遭遇到自 1933 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了。现在的问题是以什么来代替自由主义。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2009 年 4 月 10 日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现在破产了,接下去怎么办?》^①一文所表明的。虽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思想家在重新发明社会主义的话语,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 G. A. 柯亨最近出版了《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②,还有一些思想家在思考“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激进左派^③思想家却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重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回归成了当今一些左派用来标榜自己激进立场的新的政治话语。

“共产主义的回归”突出体现在 2009 年 3 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上,这次会议以超高的人气吸引了近千人与会,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法国著名左派思想家阿兰·巴迪乌、雅克·朗西埃、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詹尼·瓦提莫、英国的老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美国的迈克·哈特和布鲁诺·巴斯蒂,在这次会议上最抢眼的是左派政治学界的黑马斯拉沃热·齐泽克。虽然会议发言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新的时代如何为共产主义观念辩护却成了他们共同关心的主题。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不仅是激进左派思想家的集体亮相,也是共产主义观念回归的重要仪式。本辑我们组织学者翻译了五篇与会

① Eric Hobsbawm, 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Guardian*, April 10, 2009.

②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激进左派(radical left),有时又被称为“极左派”(far left)或激进思想家(radical thinker),是指区别于那些接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又批判资本主义并要求实现某些社会主义要求的思想家。激进左派坚持共产主义或革命的社会主义,要求完全超越现存秩序,回到彻底的平等主义理想。我们这里介绍的激进左派是那些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思想家。

议相关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巴迪乌的《共产主义假设》、齐泽克的《从头开始》、奈格里的《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哈特的《论公共体》、朗西埃的《共产主义的回归》等，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新的动向提供文本资料。

自1989年以来，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穷追猛打，一般的中左派对之唯恐避之不及，在这一背景下，激进左派公开地为这一概念正名，其理论勇气和政治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本文不是本专题的编者按，而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对这一讨论的参与。文章分三个部分，首先我们介绍激进左派思想家为什么要拒绝社会主义，其次介绍他们为什么要欢迎共产主义，最后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讨论的意义做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是同一人类解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根据发展水平可以区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中，由于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来，权利永远不能超出其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发展的限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本主义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在这里，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但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界定受到当代激进左派的质疑。在齐泽克、奈格里、哈特等人近年的作品中,他们反复强调,与其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哈特明确认为,要拯救共产主义的概念,必须拒绝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一个阶段的观念。为什么当代激进左派要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主要原因是他们很大程度上把这一概念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他们所说的“现存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理论与实践相等同。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的失败与共产主义观念的回归是今天要讲述的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这一观点在奈格里2006年出版的《告别社会主义先生》(Goodbye Mr Socialism)一书和齐泽克2009年的新作《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喜剧》有明确的陈述。

在《告别社会主义先生》中,奈格里认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后终结,这一事件具有历史意义。“对我来说,1989年堪比1968年,1968年拆毁了封闭我们社会的墙,1989年拆毁了保护现实社会主义的墙。”^①对所谓集权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激进左派是高兴的。但是,他们也看到,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不是投入旧的民族主义,就是迫不及待地奔向资本主义的怀抱。因此,对左派来说,如何重构自己的政治话语就成了重要的任务。

奈格里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不能被妖魔化,但它有致命的缺陷。“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而是因为西方的封锁与压制和反人道主义的仇恨取得了胜利。”^②许多人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归结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奈格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从马克思到瓦尔拉斯都已经

①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 *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Scelsi*, Seven Stories, 2008, p. 9.

②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 *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Scelsi*, Seven Stories, 2008, p. 12.

证明了这一点,凯恩斯和熊彼特等著名经济学家也不否认。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是追求利润的经济。即使它是可行的,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他看来,苏联的失败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冷战,苏联为了生产更多的大炮和黄油而牺牲掉人的自由,第二,苏联的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是与上个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需要相冲突的。作者认为,20世纪始于1917年,终结于1968年,1968年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同时创造自由与财富是可能的,在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由互联网创造的新的交流工具的条件下,财富的生产同时也是个人的独特性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原来的体制在经济上的失败,而在于它没有根据人类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社会结构。奈格里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等同于苏维埃加互联网(soviet plus internet)。但是,新的交往生活模式的发明将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团结而不是利润。”^①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左派都看不到这一点,它们仍然死守着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和管理体制,结果既损害了自由,也损害了财富的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统治者不是被铁幕击败的,而是由于未能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大量的集体理智提供表达自由的工具这一事实。”^②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种特殊的失败,它的失败不是由于集中化地组织生产和分配财富的梦想无法实现,而是这一梦想本身就种下了自己失败的种子,因为它没有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理智力量的自由发挥和个人的独特性(singularity)的解放之上,而这些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

巴迪乌并没有特别讨论社会主义概念,但他那里,社会主义作为

①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 *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Scelsi*, Seven Stories, 2008, p. 23.

②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 *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Scelsi*, Seven Stories, 2008, p. 18.

政治运动是共产主义假设的第二个序列的产物,属于已经过时的 20 世纪的发明^①。他认为,共产主义假设的第一个序列开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束于巴黎公社,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是确立共产主义观念,确立了纯粹平等的理想。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称为第二个序列,这一序列是寻找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实践策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一序列的产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主义一政党和工人运动来实现平等主义的理想。通过列宁式的高度集中的政党来实现共产主义假设虽然有它的贡献,但吊诡的是,它越是成功,就越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反面,最终成了排斥竞争、批评和创新的威权主义。总之,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的发明,它已经失败了,不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假设的实现所立足的经验和历史前提。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发明共产主义,这正是第三个序列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巴迪乌也告别了社会主义。

就鼓吹告别社会主义论而言,哈特是最直言不讳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而是资本主义一部分,它们都是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凶恶的敌人,而不是它的朋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根本差异是财产体制的差异,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然而,任何财产占有制都是对人类生存依赖的公共条件的剥夺,都是财产占有者的统治。因此,他坚决拒绝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并把它与取消一切财产制度的共产主义对立起来。

齐泽克也同意奈格里的主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政策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拯救资本主义的工具,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纲领。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总统出手救助通用汽车公司,

① 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序列(sequence),见本期刊载的巴迪乌的论文《共产主义假设》,在这里,巴迪乌用“序列”这一概念是要与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以及黑格尔的自我扬弃的历史观相区别。一个序列是新的开始,创造了新的结构和问题域,因而意味着历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

收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这些被一些人视为在搞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这里已经陷入了自我讽刺的窘境，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它求助于社会主义政策，当危机一过又回到资本主义。“当对拯救资本主义有利时，银行的社会化就被接受。”当危机一来时，社会化马上被抛弃。^① 社会主义在这里成了资本主义维持其存在，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由此，齐泽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截然对立的，即使是美国这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为了拯救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齐泽克说，在今天，“社会主义不能再认为是共产主义的不健全的初级阶段，而应该理解为它的竞争者和威胁者。”他还认为，20 世纪西方发明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不是用来对付资本主义，而是用来对付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奈格里在上面提及的著作宣告要“告别社会主义先生”，而齐泽克认为，完整地表述它应该是：“再见了，社会主义先生，欢迎共产主义同志！”^②

如果我们要定义激进左派，也许这就是关节点。对西方大部分自由民主派来说，虽然资本主义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作为“后社会主义”的体制是无法拒绝的，左派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对它进行批判，做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而不是它的终结者。激进左派认为，要超越现实，就必须完全拒绝自由主义的游戏，重新回到原点重新思考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选择，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从头开始”。

二、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对霍布斯鲍姆的问题：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破产了，接下来是什么？激进左派的答案是明确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观念的回归

①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Verso, 2009, p. 13.

②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Verso, 2009, p. 96.